

谭东白 陆郝庆 编

谁统治今日的美国

美国的新权势集团面面观

新 华 出 版 社

谁统治今日的美国

——美国的新权势集团面面观

谭东白 陆郝庆编

新华出版社

谁统治今日的美国
——美国的新权势集团面面观
谭东白 陆郝庆 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插页2张 110,000字
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00册
ISBN 7—5011—0373—9/D·61 定价：1.90元

编者的话

本书收集美、日和我国台湾的著名记者、专家1988年撰写的文章32篇，分三个方面编辑，即《谁统治今日的美国》、《美国的实力与前景》、《美国产业大系》。

美国记者朱莉亚·里德等对当今美国政府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企业界的亿万富翁和兼并大王以及各个领域占统治地位250位知名人物的描绘，耐人寻味。

日本的一批专家、教授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八个方面剖析和评价了美国当前的实力及其影响，探讨了美国是否已经衰落的问题。

台湾报纸连载的15篇文章介绍美国各主要产业，则着重反映美国经济现状和今后发展趋向。所有这些，对我们了解和认识当今美国的真实面貌，有很大参考价值。

本书中有的文章在译出时，对个别段落略有删节。

目 录

谁统治今日的美国？

- 美国新权势集团面面观…………… (1)
- 老辈权势集团人物的更迭…………… (2)
- 企业界的新权势集团…………… (14)
- 对国务院提出的建议和异议…………… (23)
- 盘根错节的政治和一批新的政治活动家…………… (31)
- 濒临危险的当代知识分子…………… (38)
- 科技领域能人统治的优势…………… (45)
- 传播媒介及其传播信息的人…………… (51)
- 文艺从阁楼走向街头…………… (56)
- 纽约是上流社会社交界的奥林匹克比赛场…………… (63)

美国的实力与前景…………… (71)

- 政治——能够提供最大军事力量 and 市场的唯一
国家…………… (71)
- 经济——旺盛消费欲的光明面与阴暗面…………… (81)
- 军事——“强大的美国”的象征…………… (87)

文化——自由和环境的多样性产生出活力·····	(96)
宗教——给全世界带来影响的教际化动向·····	(105)
教育——推行旨在恢复国力的教育改革·····	(111)
社会——眼下仍发挥作用的清教主义传统·····	(117)
科技——确保技术优势、推进开发战略·····	(122)
美国产业大系 ·····	(131)
美国产业界重新登上经济舞台要角·····	(131)
美国汽车业开源节流迎接新变局·····	(134)
美国钢铁业情势大好·····	(138)
美国化工业将宏图大展再创新猷·····	(141)
机械业营运改善渐入佳境·····	(145)
食品加工业调整步伐无惧衰退·····	(147)
电子业进入成熟稳健佳界·····	(150)
电脑重振旗鼓勇往直前·····	(153)
电讯业割喉竞逐危机四伏·····	(157)
制药业步入坦途远景辉煌·····	(160)
石油业扩大投资再现活力·····	(164)
林产业扭转颓势渐入佳境·····	(167)
国防工业因订单萎缩搏节开支·····	(170)
零售业成长减缓竞争激烈·····	(173)
影视业将进入战国时代·····	(176)

谁统治今日的美国？

——美国新权势集团面面观

谁统治美国？美国一家杂志为此发出意见征询表进行调查，收到的答案常常是那些报纸头版标题提到的总统、大法官等达官贵人。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不久前派出大批记者前往全国各地，从纽约大企业董事会的会议室到好莱坞电影制片公司，同社会各方面的头面人物进行了400次采访。记者们发现取代50年代显赫人物如约翰·麦克洛伊和艾夫里尔·哈里曼一辈的是一个新权势集团。这些新走上政治舞台并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人，改变了三十年来美国的社会面貌和政治生活。

朱莉亚·里德等十几名著名记者采写的系列报道共9篇，刊载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8年2月8日这一期上，画龙点睛地描绘了250位今天在美国各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企业界的亿万富翁和兼并大王，对国务院决策起重大影响的政治家，掌管报纸、电视和广播事业的董事长和主编，以及科学技术界的能人和精英等等。

老辈权势集团人物的更迭

过去，在那个不怎么复杂的时代里，他们了解他们自己，我们也了解我们自己。当时，一提到“权势集团”这个词，便使人想到那些服饰华丽的主持俱乐部聚会和官方圆桌会议、制定经济政策和国防战略的贵族似的外交官和有权势的金融家。他们当中有些人姓哈里曼和洛克菲勒这一类姓氏；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曾就读于格罗顿、乔特、耶鲁或哈佛等名牌院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圣公会会员，尽管其中一些人并非出生于圣公会世家。一些观察家尊敬地称他们是具有丰富专门知识和敏锐判断力的圣人贤士中的仁慈的骨干人物；另一些观察家则骂他们是在幕后操纵社会的邪恶的阴谋集团。但是，不管把他们视为社会利益的监护人，还是把他们看成是专为某个家族谋利的守门人；总之“权势集团”这个词的概念当时是非常具体的，难怪不止一位作者实实在在地称之为的“董事长”。

这是当年的情况。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说，如今识别美国的权势集团就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里识别一只黑猫”一样。确实，最初的董事长约翰·麦克洛伊如今已92岁高龄，忠实的董事会成员埃夫里尔·哈里曼已经谢世——在1986年为他举行的悼念仪式上，人们称颂他为“绝后的人物”。就连经济学家、长期研究“权势集团”的约翰·肯尼思也认为，富人，即东海岸的“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族

新教徒的美国人”（即享有特权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是“过去一度存在的现象”。

当然，以前就曾有一批杰出的名流，只不过没有冠以一个名称而已。但是，50年代初期在英国，记者亨利·费尔利创造“权势集团”一词，为的是用它形容为变成苏联间谍的剑桥绅士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辩护的“所有那帮学人”。这个词看来极适用于一类特定的精英人物——那些社会关系极广、在老牌院校念过书、喜欢在外交部或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任职的贵族。费尔利1954年在《旁观者》周刊上撰文说：“我所谓的权势集团，不仅仅指的是官方权力中心，尽管他们无疑是一个组成部分。我指的是行使权力的官方和社会关系的整个母体。”这个词迅速传到美国，美国人用它形容那批杰出的政治家和金融家——他们从3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时代，在那期间一直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随意活动。美国没有世袭的贵族，那种老权势集团看来非常象是一种民主模仿物。

权力的分散

赖特·米尔斯1956年把治理国家的“重叠的集团”，即公司—政治—军事网络称作掌权的精华。但是自那时以来，某些因素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权势集团本身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无疑，权势集团里仍有些旧派人物，特别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因为在那个领域里共同的经验和可信的网络依然非常重要。对外政策精英名单中如果不包括亨利·基辛格、

保罗·尼采和赛勒斯·万斯一类人物，那就称不上是完整的。前商务部长、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彼得·彼得森一类的核心人物依然存在，他们觉得在出现去年10月股市暴跌一类危机的时候，自己有责任把权势集团的兄弟们团结起来。

但是，权力根本没有更加牢固地集中在少数个人和机构手里，而是分散了。三合一的权势集团中的军方势力几乎已经消失；越南战争时代没有出现任何了不起的英雄，而且，自越南战争以来，没有任何军人外交官成为突出人物。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今天闻名遐迩，不过是因为他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起诉。男女新派人物实实在在地采用了30年前不可想象的观念和技术，控制了那些对美国生活的重要方面起着影响的机构。

这些人物不是靠已有的旧网络来取得自己的地位，这些新“百人队长”成名后都建立了自己的惊人的网络。实业家约翰·斯卡利1983年成为苹果计算机公司的董事长后，便邀请有线新闻广播的先驱特德·特纳到该公司参观。斯卡利过去在担任百事可乐公司的经理时，从来没有见过特纳。在跻身高技术领域后，建立新关系看来就很自然了。

冒险者和发明者、创新者和有组织才能的奇才——新权势集团的这些成员在打破旧的戒律、制度和文化偶像，创立新的东西。他们本人可能迅速成为举国注目的人物，而后又迅速为众人所淡忘。但是，他们的思想和成就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实际上，这种离心力是美国的经历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特点。纵观美国200年的历史，美国社会在绝大部分时

间里都拒绝承认世袭贵族，而是使财富和机会民主化了。事实上，美国杰出人物的经历就是民主的史话：土地民主、教育民主以及资源和企业所有权的民主等等。对于那些有胆识，善于和敢于利用机会的人来说，权力和声誉唾手可得，而且从一开始起就一直是如此。

美国的一场革命

美国的第一个权势集团是在导致美国革命的岁月里形成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显贵，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们所在的社区。按当时的标准衡量，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比较富有。例如，他们当中包括弗吉尼亚的拥有万亩良田的显赫的“第一家族”、南卡罗来纳的靠买卖靛蓝类染料、大米和奴隶发家的寡头、新英格兰的财运亨通的船舶制造商以及来自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颇有成就的商人和银行家。

除腰缠万贯之外，这个革命的权势集团的成员还都受过高等教育，尽管并非都是正规的高等教育。他们当中的许多波士顿人进过哈佛大学，一些弗吉尼亚人曾就读于闻名全国的威廉一玛丽学院，但也有一些人是自学了经典著作、历史和法律。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经历是把他们——杰伊家族同亚当斯家族、平克尼家族同莫里斯家族——联系起来的主要纽带。在美国首届政府宣誓就职之前，他们很可能就已经直接相识了——他们共同战斗，互相辩论和通信，实际上也参加社交活动。约翰·杰伊1987—1988年期间的宴会单读起来就象是初级历史课本中的一节。他们的影响是持久的。在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总统之前，美国的总统不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农场主，就是象来自波士顿的亚当斯那样的人物。

然而，就连在那个小圈子内部，也存在一种坚决主张打破既定状态的思想倾向。一个反权势集团派已经在以边疆开拓者的形式形成，帕特里克·亨利等人就属此列，他们对正在逐渐形成的秩序感到不满，不断努力向西扩展。到19世纪初，随着他们的扩展，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大片大片的土地被那些愿意冒险开拓新疆域的人所占有。在这场革命中，生育或继承事故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在召开立宪会议的时候，这个羽翼未丰的国家的人口不到400万，实际拥有土地的人约占14%。到1850年，人口剧增到2300万，60%以上的人声称自己拥有田地。

随后，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了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的时代。这些资本家总的来说都不是政治家。在他们居支配地位的那段辉煌的岁月里，他们搞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收买和出卖腐败的官员，以便使政府不找他们的麻烦或按他们的旨意行事。他们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例如，皮尔庞特·摩根和科尼利厄斯两人勉勉强强地合读过一本书，安德鲁·梅隆和亨利·弗里克喜欢艺术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奢华的消遣。但是，他们决心要让子孙后代过上更美好的日子。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良知，表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利兰·斯坦福和约翰·洛克菲勒创建了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文化和教育机

构。这种现象是在19世纪末开始大量涌现的。

敞开大门

实际上，教育使得后来的几代人有可能去追求财富和权力。教育的大规模民主化起源于《1862年莫里尔法》和大力发展公共教育，尤其是在纽约等城市。根据《1862年莫里尔法》，美国各州都得到一块联邦土地。该法坚持要求把出售土地的收入用于建立至少一所学院或大学。教育的这种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而就在不久前受教育还是极少数富人的特权。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高中毕业的美国人占13%以上，而学院毕业的还不到3%。到1950年，年龄在25岁或2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高中毕业的占34%，至少上过一年大学的人大约占13%。自那时以来，教育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今天，美国所有的成年人中高中毕业生已占3/4以上，上过一年或一年以上大学的占37%。

最了解教育的重要性的莫过于经过埃利斯岛源源不断涌进美国的移民了。他们进入日益发展的公立学校，学习对于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语言和了解他们所选定的这个国家。同时还发生了另一种民主化。通过美国的股票交易所，任何有现金的人实际上都可能成为工业革命的股东——在迅速发展的这个行动中占有一份。谁都没有被排除在外，而且有许多移民家庭聚积了大量的财富，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家族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家。

同时，那些已获成功者的后裔——产业界富人的第二代——正在获得应有的承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国家显然需要世界主义的政治家，能帮助指导美国进入全球政治时代。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出身的人，例如W·埃夫里尔·哈里曼，就是合适的人选。在美国第一次不仅仅只看到本国狭隘的利益之时出现的这些国际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显露头角，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继续发挥影响，而且成为战后时期的设计师。他们的姓名——哈里曼、约翰·麦克洛伊、罗伯特·洛维特、詹姆斯·福里斯特尔——闻名全球。他们这些人制定了重建德国与日本的计划，创建了联合国，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而且甚至在不再正式担任政府职务之后还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仔细研究国内外大事。在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之后，著名的麦克洛伊对这批人说：“我们当中的哪一位去把我们的决定告诉迪安（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呢？”

这些奇闻轶事带有一种阴谋活动的味道，促使米尔斯写了他的那本书，并且使得人们更为深入地研究这个权势集团的性质。记者们急急忙忙地把权势集团在我们当中的影响告知公众。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社论撰写人1961年写道：

“大部分公民不知道存在着一个权势集团。而这个权势集团……影响着这个国家几乎是各个方面的政策。”尽管发出了这些警告，这个概念对于具有民主思想的美国人还是那么生疏，他们根本无法相信。当理查德·罗维尔同年发表他的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美国权势集团经纬》时，读者提出的问

题是，这本书是他瞎编的，还是他真的想要人们认真对待这个概念。

越南战争的重大代价

正是越南战争时代使得这些贤人自己的影响宣告结束。加尔布雷思说，他们“由于越南战争而蒙受极大的损失。这场战争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使得权势集团的一些知名人物站在错误一方——这一方实际上遭到美国公共和政治舆论的抛弃”。

但是越南战争在震动社会方面远不及另一个因素——在技术基础上进行的新工业革命——那么重要。就象在这之前开发西部一样，这一次由硅谷带动的变革开辟了通往权力与财富的全新道路，产生了向年迈的上层人物挑战的一代新人。这一代人由于精于使用计算机，还能熟练运用令人敬畏的半导体技术的潜力，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而且使他们自己跻身于握有空前权力的地位之列。

在华尔街，在新闻界和在政界，在大学和在医院里，那些对美国生活影响最大的人今天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先辈了。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上过社会名人录的人就更少了。学校、俱乐部和名人录的名单上列出的很可能是拥有大量财富和显要社会地位的人，但它们却未必列出那些在幕后操纵社会的人的名单。

近来，把那些幕后操纵的人联在一起的可能并不是他们所毕业的学校或他们所参加的俱乐部，而是一种共同的见

解：在信息时代，有一些更好地利用思想和金钱以及由思想和金钱所产生的权力的新方法。因此，现代的权势集团中有一些离经叛道之辈，这是对传统的观念提出挑战的自命不凡之辈。弗雷德·史密斯创办了联邦运通公司，去与美国邮政管理局这个美国独一无二的机构较量。特德·特纳创立了有线新闻广播网，一下子就改变了世界各地的人收看新闻的方式。已经建立的一度是针插不进的三大电视网，在过去四年里都已换了主人，而鲁珀特·默多克正打算建立第四家电视网。

传统的新闻媒介也受到来自其他方面挑战。诚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如何选编这个国家的新闻，使舆论领袖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问题上，并为晚间电视新闻节目提供材料。但是，美国人还有更为直接地收看新闻的途径：通过有线电视、通过第一家全国性的报纸《今日美国报》，以及通过无处不在的特德·科佩尔。当《晚间要闻》电视节目甚至能在一天结束之前就剖析这一天的最新消息时，干吗还要等次日晨报的权威性分析呢？

吸收信息和资本的新方法也分散了华尔街的权力。宣称代表“人民”突然收购其他公司的人公开批评那些公司的经理自私和无能，证明他们突然收购这些公司是正确的。去年夏天，一个叫做科尼斯顿合伙公司的投资集团把联合航空公司的长期以来的董事长赶下台，仅仅是通过向股东提出一项计划和积极游说以得到他们的选票就对这家公司进行了改

组。这些突然收购别家公司的人和投资者所传达的信息适用于各方面——起作用的是工作成绩，而不是姓名或地位。例如，在仅仅1/4世纪里，希尔森—莱曼兄弟公司就从一个四人的合伙公司发展成华尔街最大的经纪业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它吸收了未能顺应局势发展的一些投资公司，其中包括海登·斯通公司、洛布·罗兹公司和莱曼兄弟公司。在1月份，希尔森公司收买了已有83年历史的赫顿公司，这曾经是华尔街声望最高的公司之一，这么一来，希尔森公司就成了比梅里尔—林奇公司还大的公司。

美国的财富

甚至在1987年股票市场暴跌之后，要得到资本还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迈克·米尔肯发行的垃圾债券冲破了以前只有热门股票公司才能得到的存有5000亿美元债券的库房闸门，而且这些热门股票公司还必须得到这个国家的两家债券评估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公司的有利的评估。米尔肯建立了一个新的金融和企业明星网，向它们提供的资金足以购买几家公司。过去20年的历史还生动地表明，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是世界上最有效和最大量地得到创业资本的地方。

如果说企业界和金融界的权力受到了空前的削弱，那么文学界和知识分子的力量就更加分散了。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和贝内特·瑟夫式的人物已不复存在，政治杂志《新共和》的所有人马丁·佩雷茨说：“不会有什么人会象过去人们等着莱昂内尔·特里林或埃德蒙·威尔逊的评论那样地等